

再現 與 審美

徐俊西 ● 著

ZAIXIAN
YU SHENMEI
ZAIXIAN
YU SHENMEI

學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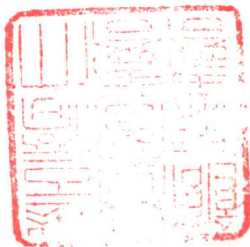
A0180221

707573

再現與審美

徐俊西●著

I206.7
X694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李 东

封面设计：桑吉芳

再现与审美

徐俊西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5 字数 230,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80510-619-3/I·214

定价 5.75 元



小 传

徐俊西，男，1934年10月生，江苏建湖人。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文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序 真理占有我

蒋孔阳

五十年代，徐俊西同志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我就认识了他。但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四人帮”粉碎之后，我们方才熟悉起来。记得一九七七年上半年，为了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新建设起来，复旦中文系成立了一个《文学概论》编写组，由徐俊西同志担任组长，我也参加了。在他的率领下，我们走访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南京大学、南京师大、安徽大学、山东大学、曲阜师院等校，征求意见。同时，我们还顺路访问了泰山、孔庙、长江大桥等处。在路上，我认识到徐俊西同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任何事情，他都和大家商量，从不独断独行。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先看事实，再得出结论。如果事实与他原来的想法不符，他立刻捐弃前见，服从事实。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经历过“左”倾路线统治的人，当不会忘记那时的一些领导，那怕只是一个“小组长”，是多么善于坚持自己的权威和尊严，而不善于尊重事实，徐俊西同志不这样，说明了即便在那时，他已经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民主作风和思想解放的气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的讨论，改革开放的思想像春风一样吹遍了中国的大地。徐俊西同志的这些优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他继续担任领导，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继续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探讨各种问题。马克思说：“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和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就在于并不自以为占有真理，高踞于客观事实之上；而在于它永远联系实际，根据实践的发展来发展和充实自己。在马克思主义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徐俊西同志以一个理论家敢于实事求是和服从真理的勇气，对文艺理论中一些敏感的问题，如典型、现实主义、主体性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立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否都是正确的，都已臻于完善、无懈可击？当然不能这样说。徐俊西同志在新时期十年来文艺理论论争中的贡献，不在于得出了最后的结论，解决了真理；而在于他敢于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习惯势力，提出质疑，进行新的探讨。

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恩格斯在《致玛·哈克纳斯的信》中，谈到《城市姑娘》这部小说时，曾说过下面一段话：“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段话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徐俊西同志作了充分的肯定，说：

恩格斯针对当时欧洲文艺创作中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衰弱，针对只注意“细节真实”的自然主义与忽视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的“倾向文学”的泛滥，对现实主义提出了“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要求，并希望和鼓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要努力表现工人阶级的积极形象和他们为谋求“做人的地位”的斗争生活，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恩格斯的这一正确的讲法，一方面，由于只是在—

封信中谈谈，“对于像‘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以及二者的关系这类非常复杂的文艺理论问题并未展开全面系统的论述”；另一方面，则由于长期以来“左”倾文艺思想的僵化，使之受到了“狭隘的、片面的理解，形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公式，即‘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只能有一种典型环境’，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只有积极斗争的环境才是典型的，其他环境则一律算不上是典型环境。这就使得那些以描写消极人物和暴露阴暗面为主的文艺作品，几乎失去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中合法存在的权利。”不仅这样，甚至愈演愈烈，把典型性与阶级性等同起来，形成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等等错误的讲法，大大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

这样，在对于恩格斯讲法的习惯理解与我国文艺实践的客观现实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应当怎么办？是固执成见、忠实于对恩格斯讲法的习惯理解，还是突破成见、忠实于我国文艺发展的客观实践？徐俊西同志毫不迟疑，选择了后者，先后发表了《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等文。它们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我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随着时间的消逝，随着开放政策的愈来愈深入，随着新的文艺创作与新的文艺思潮的大量出现，实践证明：徐俊西同志所发起的这场争论，不是没有意义的。

俊西同志一直担任领导工作，十分繁忙，但也一直坚持学习，坚持工作。除了典型问题之外，对于现实主义和其他一些文艺理论问题，他也都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发表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意见。另外，对于一些有争论的作品，他也积极参与争鸣。这些意见和争鸣，因为都有不同的针对性，所以读起来，言之有物，不空洞，充满了现实感。我感到，他的这种坚持学

习和密切联系现实的精神，很值得我学习。因此，当他把近年来写的文章，结集出版时，要我写篇序言，我也就不揣浅陋，写了这么一些话，谈了我的一些感想，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① 引自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见《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7页。

目 录

序 真理占有我·····	蒋孔阳 1
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	
——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	1
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	
——答程代熙同志·····	9
再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答陈涌同志·····	19
典型化理论再认识	
——再答程代熙同志·····	31
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典型理论·····	42
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思考·····	48
略论新时期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发展·····	60
艺术的再现性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	75
也谈现实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80
新时期“文化小说”漫论·····	89
也谈文艺的主体性和方法论·····	102

社会、人生与艺术审美

- 也谈文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效应…………… 110
- 再谈文艺功能的价值形态和价值取向…………… 116

略论重大题材和题材多样化问题…………… 124

“形象思维”辨析…………… 130

为“题材无差别”论一辨…………… 138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和实践…………… 143

关于文艺的真实性、倾向性及其他…………… 157

也谈“歌颂”与“暴露”…………… 166

共产主义思想和文学创作…………… 172

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177

时代精神与审美评价…………… 186

关于文艺社会学批评的几个问题…………… 190

文学理论范畴概念科学性的探讨…………… 198

从《伤痕》讨论谈文艺的真实性问题…………… 212

孙处长是“全权代表”吗？

——从《“炮兵司令”的儿子》谈对艺术典型评价的

几个问题…………… 221

如何评价文艺作品的真实性？

——从影片《巴山夜雨》的讨论说起…………… 229

用奋发向上的精神看取人生

——从影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讨论所想到的…………… 235

新作漫评

——评《〈延河〉小说专号》…………… 239

走出狭弄以后

——首届上海文学奖获奖小说述评·····	247
向艺术的深度与广度探求	
——简评长篇小说《夜与昼》(上卷)·····	251
论王蒙的小说创作·····	255
论赵树理的艺术风格和创作道路·····	279
后记·····	311

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

——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恩格斯在评价哈克纳斯的中篇小说《城市姑娘》时所说的一句话,即“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此),作为评价一切文学作品的经典定义,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然而在实际上,无论是恩格斯的论述本身或是对它的理解和运用,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城市姑娘》的问题在哪里

《城市姑娘》是英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女作家玛尔加丽塔·哈克纳斯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描写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的“老而又老的故事”。恩格斯在肯定它用“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表现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同时,认为它的主要缺点就是未能“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把这句话的意思具体表述为:

……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

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

这就是说，《城市姑娘》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还把工人阶级作为“消极群众的形象”来描写，因而就不可能是“充分典型”和“正确的”。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恩格斯对《城市姑娘》的这一批评呢？如果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欠准确和公正的。因为第一，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消极群众的形象”，即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工人阶级中也仍然存在着“消极群众的形象”。作为现实生活真实反映的文艺作品，描写这些“消极群众的形象”为什么就不可能是典型的和正确的呢？第二，耐丽作为恩格斯所曾经说过的“这一个”的独特的典型人物，她应该成为“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但却并不一定非要成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工人阶级积极的、倾向革命的代表。因此，把耐丽描写成“消极群众的形象”，也并不等于就是把当时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描写成了“消极的群众”。

有些同志说，恩格斯的意思并不是说文艺作品不可以描写工人阶级中的消极群众，而是因为《城市姑娘》的作者没有明确把耐丽作为工人阶级的消极群众来描写，因此就使人把她看成

是一般工人阶级的代表了，而一般工人阶级在当时是进行着自觉或半自觉的革命斗争的。这种解释也是没有说服力的。看过《城市姑娘》的同志都知道，哈克纳斯笔下的耐丽不仅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般”(?)代表来描写的，而且她压根儿就不能算作正式的“工人阶级”。——她只是不定期地从一家小裁缝铺的刻毒的老板娘那里领些零活拿回家去做的“外包工”和“临时工”。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她的理想”就是要把自己“打扮得跟贵妇人一模一样”，她最羡慕的、一意摹仿的对象就是伦敦西头的那些女东家，“靠在沙发上看看小说，拿起小勺一口一口喝着咖啡，有人侍候她穿皮鞋，脱皮鞋”。她不仅“对政治一窍不通”，而且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有这些，除了再在她身上贴上政治标签以外，还要怎样才算是“明确地”把她作为一个“消极群众的形象”来描写呢？

这样说是不是《城市姑娘》就没有缺点和问题了呢？也不是。我们认为这部小说在思想倾向上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但它的缺点和错误不在于它描写了一个不觉悟的、消极的群众形象，而在于它和过去一切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一样，对拯救人类命运的道路和方法开出了错误的、有害的“药方”：把主人公耐丽的得救写成是“来自上面”的资产阶级宗教慈善团体“救世军”的援救和“来自外面”的资产阶级绅士的良心发现，从而在“战斗无产阶级”进行了“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斗争的革命时代，散布了对于资产阶级虚伪的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传统幻想”，而不是像恩格斯对于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所要求的那样：“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然而这一切，和作品中的主人公是“消极形象”还是“积极形象”

是并无必然联系的。在这里，我们认为关键问题仍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

二、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撇开对《城市姑娘》的具体评价不谈，单从文艺作品中人物和环境的一般关系来看，对于如何理解“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问题，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地方。

首先，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才能算是“典型环境”？

很久以来，人们不无根据地从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这封信中得出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只有当“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能够直接反映出时代的主流和社会力量的本质，才能算得上是“典型环境”，否则就不算。例如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只有反映“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才能算是正确反映了这种“主流”和“本质”的典型环境，而像《城市姑娘》中所描写的伦敦东头工人群众的“不能自助”的消极落后的环境，则不能算是典型环境”了。我们知道，这种在典型问题上的“主流论”或“本质论”的观点在我国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究其原因，恐怕不能不说是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有关。

在文艺作品中，环绕着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具体的、个别的小环境和整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大环境”的关系只能是个别和一般、个性和共性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列宁：《谈谈辩证法》）这就是说，任何个别的环境，“不论怎样”都是整个社会生活和时代潮流的这样或那样的反映（包

括本质的反映)。所不同的，只是反映的方面和形式不同罢了。如有的反映了事物本质的主导的、积极的方面，有的则反映了非主导的、消极的方面，有的是以和事物本质相一致的“真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的则是以和本质不相一致的“假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不论怎样，只要真实地、正确地反映出事物的固有特征和内在联系，就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事物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表现正面力量和生活主流的文艺作品才能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才具有典型意义；而描写消极现象和生活支流的作品就不能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因而就不具有典型意义。这里的问题仍然是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文艺作品不管反映什么样的生活事件和社会环境，只要它能准确地表现出事物的个性特征和它在社会矛盾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从而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纷纭繁杂的生活现象的实际价值和发展趋势，而不致使人们把支流当成主流，把假象当成真象，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真实，达到典型化的要求。

其次，关于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在批评《城市姑娘》时曾经说过：“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因此有些同志就据此得出结论说，充分的和不充分的现实主义的区别只有一条：“一个描绘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另一个刻画出来的则是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认为“在不充分的现实主义作品里，就其描写的范围而言，人物性格可能是典型的，甚至是充分典型的，但是促使或者造成人物性格活动的那个环境，则绝不可能具有典型性”（程代熙《文艺问题论稿》）。

这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学作品中，人物与环境

的关系究竟如何？难道不是相互依存，而是可以分割的吗？是不是可以在不典型的环境描写中塑造出典型人物来呢？

也许有人会说，恩格斯肯定耐丽是“典型人物”是就作品“所描写的范围而言”，如果从整个时代和社会生活的范围来看，那就和促使她行动的环境一样，“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因此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具体作品中人物和环境的一致性。

倘若这样，那就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衡量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典型性和环境的典型性是否应该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呢？作品中的人物如果只在自己“所描写的范围”内才是典型的，而在一定时代和社会生活中则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那末这样的人物形象难道能够叫做真正的“典型人物”吗？因此我们认为在评价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时，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把其中的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机械地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从而陷入既要肯定其人物，又要否定其环境的矛盾境地。

三、实践的检验和应有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恩格斯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对一个作家的具体创作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带有鼓励和希望的意思。他并不是在为现实主义下一个严格的科学定义。因此，我们在引用时必须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针对过去长期以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在文化上应有的地位和权利这一极不合理的现象，要求当时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努力表现工人阶级的积极形象，使他们为谋求“做人的地位”的斗争生活能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